

当代湖州作家丛书

天下见红

高锋 著

中短篇小说选

沈阳出版社

当代湖州作家丛书

天下见红

中短篇小说选

高 锋 著

沈阳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天下见红 / 高锋著. —沈阳：沈阳出版社，2006.8

（当代湖州作家丛书）

ISBN 7-5441-3138-6

I. 天... II. 高... III. ①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②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（2006）第 086003 号

向太湖南岸的文学生活致敬

——《当代湖州作家丛书》总序

黄亚洲

2005年夏天热得早，季节味很浓。在这个成长的时节，湖州的作家们正忙着出版《当代湖州作家丛书》。听到这个消息，真为湖州的作家朋友高兴。也由此，湖州作协主席厉创平先生希望我说几句推荐之语，我想了想，也觉得有话可说。这座具有2300年历史的江南美丽的城市，毕竟是我的第二故乡，常在梦里萦怀。此次入选丛书的作家朋友，我都比较熟知，为朋友们的创作呐喊，既在情理之中，也属分内之事。

我在湖州先后生活了十年，这个城市是我文学生涯的起点，我的如河流一样的青春岁月，基本上流在了她的清雅的街市以及开满茶花和油菜花的原野上了。在那个年代，我陶醉于湖州那烟波浩淼的南太湖、千年古镇南浔、清凉世界莫干山、翠竹拥抱的安吉。我陶醉于这样真切的意境：“西塞山前白鹭飞，桃花流水鳜鱼肥。青箬笠，绿蓑衣，斜风细雨不须归。”但最让少年的我陶醉和遐想不已的是“文房四宝”之首——那带有传奇色彩的湖笔。因为有了毛笔，以及后来的湖笔，才有了曹不兴、王羲之、颜真卿、柳公权、苏东坡、赵孟頫、吴昌硕等众多的书画大师和他们的传世之作；才有了沈约、吴均、丘迟、钱起、孟郊、张先、叶梦

得、徐中行、茅坤、臧懋循、凌濛初、董说、俞樾、朱孝臧、沈尹默、沈兼士、徐迟等一大批文学大家和大量的传世文学作品。湖州便是在这种清丽的笔墨中得以升华，在她那千年欸乃咿呀的橹声里漾开了文学艺术的浓浓韵味。

我甚至觉得，居湖州久了，你就是不想成为一个文化人也难，起码在气质上，你就已经与人不同了。你优雅自信，你从容大度，生活在你面前会被演绎成一册精装书。湖州就是这样描画着人的，描画每一个人，可以说湖州就是一枝笔，在她的描画面前你能感受到一种独特的精神力量。就在这样的氛围中，当代的湖州作家和湖州诗人以极其自信的力量，向我们生活着的这个世界，向广大读者一次又一次地捧出自己的力作。应该向太湖南岸的文学生活致敬，这种生活是有传承的，充满魅力。

可以说，湖州的作家们一向是自信的。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所植根的这块土地的文化底蕴，这种底蕴甚至以血脉的形态，很自然地他们在他们身上流淌。

湖州的作家们也一向是刻苦的。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，湖州一茬又一茬的当代作家没有停过自己手中的笔。他们一直不倦地探索着，探讨着，探求着，从他们中间出现了许多在全省乃至全国有广泛影响的诗作、小说、报告文学和影视文学作品。

我与湖州作家们来往的时候，总是能感觉到他们身上涌动的血液以及他们对文学事业的那种虔诚，他们的孜孜不倦和他们的谦和好学，使我油然而生敬意并且从中学习到许多东西。

现在放在我们面前的这套丛书也是如此。这些作品翔实地描绘了我们这个千姿百态的社会，记录了湖州令人难忘的岁月，同时也充分展示了作家们的内心世界和对未来的美好憧憬。我想，读者诸君是会非常欢迎和喜爱这套丛书的。

湖州的当代作家群和湖州的生机勃勃的当代文学事业是浙

江文坛的一大风景,我们盼着这道风景能在今后的岁月里更加亮丽和充满魅力。我们有理由坚信这一点,因为南太湖的这片土地是如此滋润和肥沃,而且几千年来都是如此。

2005 年 8 月 12 日

目 录

向太湖南岸的文学生活致敬

——《当代湖州作家丛书》总序 黄亚洲 1

孟扣老大的船.....	1
神马	21
白蜂窝	53
天下见红	63
太平日子	78
黑篷	93
残瓦.....	111
醉汉们的湖泊.....	119
日光.....	144
人间烟火.....	158
荒岛.....	173
疯狂的湖.....	227

孟扣老大的船

—

银鱼汛期，太湖南岸的渔民们照例下湖去了。不用说，他们准会碰上好运气的。

这种运气从老辈子起就没有断过。自从当年秦始皇下太湖，把不肯做他老婆的孟姜女剁成了肉丝，他们便发现，孟家姑娘的肉变成了银鱼，又白又嫩，而且源源不断闯进他们的拖网里来。

不过，他们这些年有点扫兴，太湖的风不太顺了，银鱼发得最旺的五六月间，时常会遇到“阎罗宝”^①，放单档的船吃上了这种风，一去不回的事常有发生。这使得他们还没下湖就有些战战兢兢，挂篷前免不了要烧一炷香，祭祭湖神娘娘；上年纪的老大，还得在中舱里跪跪，磕几个响头，求船头菩萨保佑平安。

好在如今讲究协作了，船一撑出湖湾，那些平日里常在一起喝酒的老大们，就互相招呼起来，自由结成对儿，双双出航，见着鱼群，同撒一张网；碰上倒霉的大风，两条船就并拢来，并排拴起，任凭浪头往船头上滚来爬去。这里还另有一层意思，叫做“跳篙”，这边的老大瞅出邻船女人有点味道，一撑篙子，跳过去了，

① 太湖渔家出于对风的畏惧，把大风称做“宝”。

叫那女人煎几条鱼，烫一壶酒，说上些湖神听不懂、邻船老大也不见怪的下作话。要是逢上银鱼满舱的日子，两个老大就趁这机会，一边等收购鱼货的机帆船，一边念叨岸上的家。他们的家散处在湖岸山坡上，下不了湖的老人、娃儿和猫狗还呆在那里，守着屋后的菜地和晒在岩石上的鱼干。

六月初十这天，照规矩，捕银鱼的船是一定要回来的。哪个老大贪心不足，想赖在湖上发一把小财，不光公社会来人找麻烦，责怪他破坏渔业资源，据说连湖神也有意见的。前年这时候，有个叫孟环的老大只是多呆了一天，湖里突然起浪，蹲在甲鱼墩附近的暗礁隆出水面，像鱼叉似的扎穿了船底，灭了他一家五口。

眼下，孟扣老大也糊里糊涂地把船弄进了当年他兄弟的葬身之地。

这都怪天太黑了。下午湖上还是风平浪静的。傍晚时，孟扣老大靠在舵棍上喝“五加皮”，觉得鼻孔里的毛怪痒痒，仿佛有个虫子往里爬着。他想，大概是潮气从湖面冒上来了。看天上，云块果然变了颜色，由黄转青，跑得像扬鬃烈马。他吩咐儿子水亮拉起头篷，叫女儿把舢舨上的鱼篓子扔上来，免得叫风刮走。

“好妹，要起阵头风了，手脚快些！”他喊。

扔上来的鱼篓子是空的，刚才来收货的机帆船把他们捕的最后一网银鱼都装进冰桶，很快开走了。望着鱼篓子，孟扣有些得意。出湖二十天，他一家老小放单档，捕的银鱼不比人家双档船少。那个来收货的城里小伙子，每回数钱给他的时候，总要斜着眼往钱票子上吐口馋唾，这模样挺讨孟扣喜欢的。

他这辈子就是不情愿和别人合伙干。“合伙”这两个字，每每叫他想起从前在太湖上大刀洋枪各使一件、打劫渔船的“老刀

牌”们^①。强盗才合伙哩！大约是后悔自己干过这勾当的缘故，孟扣看不起合伙的双档子。谁要他合伙，他才不干呢！哪个老大有真本事，合上伙就说不清了，哪有独个人干爽气！不占人家便宜，自己也不吃亏；况且自己捕的鱼让自己爱惜，好歹是凭自己本事换来的。

当然这叫坝村的老大很有点恼火，见他这条油漆得很花哨的四篷船独往独来，老要说几句不吉利的话，断言迟早会连船带人一起送命的。其实孟扣的船用料考究，全是上等杉木，结实得像个毛头小伙，哪有短寿的道理？他孟扣也不是下不得水的泥菩萨，凭他浑身长着的这些个肉蛋，恐怕来上三五条竿鱼的尖牙齿，也啃他不动的。

船驶进甲鱼墩的当儿，四遭已是咫尺莫辨。水下乱石嶙嶙，船一颠一颠地在上边滑过。孟扣老大也弄迷糊了，自己明明打了偏舵，借着西北大风朝南岸驶去，可怎么一转眼，船就七撞八磕地尽擦着些石牙呢！

“水亮，下早篷！”他朝儿子的脊梁喊了声，又对女儿叫道，“点篙探探水！见鬼了，这是啥水路哇！”

“爸，莫要是上甲鱼墩啦！”好妹在船头上说。

“少看野眼！老子的舵能打那地方去？”

不过孟扣还是不放心，跑到船头夺过篙子，嗤嗤一溜掌，篙尖扎进了湖底，随即又提起来，用手指刮了一块矛尖上的淤泥，放嘴里一尝，辣丝丝的，还抿出细细的沙粒儿。他的脸顿时变狭了。

“甲鱼墩！”他沮丧的嚷道，“进阎王老爷的门槛了！”

① 原是旧社会的香烟牌子，上面画着执刀的强人，所以被太湖渔家借来称呼水上强盗。

老爹嚼篙子泥，水亮和好妹都看得真切。他们晓得，这是老爹闯荡太湖的真功夫，船迷了航向，只要捞块湖底泥巴品品味道，便明白来到哪块水域了。刚才，他们还以为老爹想借风势绕近路回南岸去，没敢多问，可眼下，却听到他这一声喊，立即就意识到了今日的凶险。两人急忙操起篙子，朝着几块像牝牛一样颠过来的礁石抵去。

甲鱼墩由大小十多块明礁组成，中间那块半亩地大的岬头，活像浮在水上吸气的老甲鱼，它周围水底还藏下多少暗礁，没人说得清，湖水从这里流过，息风的日子也能打出三尺高的浪头。

现在，孟扣老大要想办法把船退出去，他接连把头篷和水篷都落下来，光剩一幅小篷撑着，想借这一手绝招耍个“侧脚”，叫船醒过来。可是，他马上失望了，阵风像塌倒的山，把小篷杆子压得恍若一把弯弓。只听嘣的一声，杆子上的力绳绷断了，篷布大张着，罩住了半个船身。

船失了篷，蓦然起飘，醉汉似的沿着石崖夹缝磕东撞西，窝囊得不成样子。

孟扣这辈子遇上过多少厄运，连他自己也数不上来，可从没有像眼下这样叫他吃惊的。他知道用不了多久，暴雨就会来了，倘若雨前还弄不出船去，舱里进了水，船就会像只乌龟那样沉下水去的。他睁大狼一样凶狠的眼睛，骂着娘，把舵棍推拉得嘎吱作响。

此刻的甲鱼墩，像一筐倒进水里的生石灰，在浪的喧嚣声里腾起一股股水雾。它还是老脾气，还像千百年来那样，被浪涛吞没了，又倔强地拱出。银鱼，这些孱弱的生命，像是融化了的雪，不再在这里发出它们玻璃丝一般的闪光了。

“拔篙！好妹——拔篙——”

孟扣听得儿子在喊，往前一看，直见两柄篙子都卡在了一条

石缝里，船底下，霎时响起刮锅似的流水声。

他扑了过去，胳膊夹住篙子，全身颤抖着往后猛蹬，通地一声，他连同篙子摔倒在船板上。几乎与这同时，船向横里摆了下，船帮便像脆骨似的磕断了。

“狗养的！”孟扣朝儿子屁股狠狠踢了一脚，一摸后脑勺，黏稠稠的尽是血。

但他没工夫再骂，闪电已在切割着天空，撕裂成一块块肉皮子似的东西。他恍然看到，甲鱼墩上站着一个高高的黑影子，像个蓬头散发的瘦女人，朝他的船撒过一张网来。

“湖神！”孟扣失声叫道，把手中的竹篙凶猛地扫过去，“看——篙——”

黑影软软倒下，孟扣这才看清，是一根被浪冲得竖立起来的挂着篷布的桅杆。

他从来没求过湖神，可此刻，他顿时产生了祈求保佑的荒唐念头，那根不知从哪个溺死者身边漂来的断桅杆子，仿佛是湖神给他带来了启示，使他陡然开窍。

他要把生与死的赌注下在女儿身上了。按太湖渔家的说法，女人爬到桅杆顶上，是能镇船的。湖神娘娘想必也是女人，难道不肯怜悯女人的哀告而叫狂风停息吗？

但孟扣另有一种似乎是亵渎湖神的想法，他要让好妹在桅杆顶上办一桩私事：她身子轻巧，腰身儿紧，能把小篷的力绳在半空里抓住，重新挂上篷。凭风力，篙子点得准，船也许会从石头夹廊间挤出去。

“好妹！上桅杆！”

好妹猛地转过身，顶在肚子上的篙子松了：“船尾巴翘天了，上得去吗！”

“死不了！爬！爬——”

“好妹！”水亮一把抱住妹子的腰，把她扔下舱去。“你会……丢命的！”

“畜生！”孟扣怒不可遏了，像一条窜网的暴烈的横钻鱼。对这个跟他捣鬼的儿子，照他前两年的脾气，早该扔湖里喂鱼了。他拾起力绳，正要抽打，好妹抓住他的脚脖子爬上了踏板。

“爸，哥，你们……点准篙……”好妹说。她这会倒静下心来。爬杆的规矩她懂，她曾好多次笑过爬杆的女人，她们都是在男人的拳头底下哭嚎着爬上去的，下来后她们会把男人们臭骂一顿，说这是湖神娘娘的杆顶上给她的权利。她们算不上真正的渔家娘们儿，好样的娘们儿宁肯让篙头把自己戳死，也不会去求告湖神的。今日，她心横了，为老爹和哥哥，也为自家这条在南岸挺有名气的新船，她豁出去了！

她不等水亮再来拦她，把单股子粗辫往脖颈上绕了一圈，咬住辫梢，像只猫，朝桅杆顶端爬去……

就在孟扣老大把力绳扔给女儿的当口，一排大浪夹着闷雷翻过甲鱼墩，有如塌地的墙，向船头倾倒下来。孟扣只听得好妹尖叫了声，浑身便被水幕罩住，脚趾头蹦出木板缝，重重地趴下了。随即，他的耳朵再没听到什么声音。

甲鱼墩，此时也许不会有活物了……

二

在太湖上混了一辈子的渔民，没几个见识过甲鱼墩。坝村人相信神灵，都说这堆长在水面上的黑石头是湖神的耳朵，平日里谁说了一些得罪湖神的言语，早晚要受报应的。早年，有个叫王安石的老东西巡湖时夸下海口，要搬山填湖，据说被那黑耳朵听了去，隔年就闹了“湖翻”，淹了三万顷良田，绝了六千八百户人

家。大约就是从那时候起，甲鱼墩便成了坝村人心目中的一大怪了。

这会儿，天开始发白。刮的是南风，墩子上有股很好闻的山野的气味——这儿离南岸三十多里水路，风莫不是把那边山林间松枝、艾草的味道吹过来了？出现在墩上的孟扣老大，简直不敢相信自己这只蘑菇蛋似的鼻子了。他张望了会儿，墩子并不光秃，暗绿色的芦苇和泡胀了的青苔，在散发那种凉气，墩边站满叫浪咬烂的石矶，嘤咛响着，浪头白花花地围过来，使整块甲鱼墩变得像只缝了白布的孝鞋。

他记不清在这里站了多久。他只记得，船撞上礁石的时候，好妹和水亮都掉下水去了，大概是怕断了孙家的种，他先下湖救上儿子，再要去救好妹时，她已不见人影儿了。不过，眼下他还挺放心，太湖收不了好妹的尸，她是南岸出名的“獭毛子”，三岁就学水，水淹不死她。

顶要紧的还是船，他想着，朝撞船的那块岬石走去。

这条新船是他的身家性命，哪能这般随便地毁了呢！那时候，他孟扣只有一条祖传的二篷船，翻了几回，烂得像条臭鱼，他就想心思打条大的，但那会儿，坝村酒店的老哥们儿都说他是傻瓜，不如丢了下水的念头，上城去拉车捐包，赚几个钱回来过岸上日子。他觉得有理，把卖了旧船板的钱全摔在酒桌上，请老哥们儿打酒买肉吃个精光。可过不多久，他把这些老哥们儿都一个个揍得眼青鼻肿——他明白过来，这帮子人是在埋汰自己，要他孟扣做岸上人，分明是笑话他害怕下湖玩命呢！他吞不下这口气，下狠心要打一条南岸最体面的大渔船。前两年，好光景居然来了，他先请人替他作保，向银行贷了一笔钱，打了条四篷木船，又接连赶上了旺发的鲚鱼汛和大年毛脚蟹，隔年就还清了欠债。从此，南岸的老大们都晓得他的船非同寻常，弄着它发起

财来了……

孟扣趴在岬头顶上，朝下望去。

这已经不是他的船了。它浑似被单铳枪打散羽毛的鸟儿，死沉沉地躺在两块礁石中间；舵板晃悠悠地翘上天，风刮得它摇来摆去；船头歪向一边，像踩扁的蟹，光剩下那只大铁锚还扎在礁石脑袋上。锚链子还牢靠，绷住船身，只要它不断，船就滑不下水去——这叫孟扣老大有些放心。

忽然，他像只跳崖虎似的撅起屁股。他看清了，四支桅杆倒了三支，好妹爬过的小篷桅杆已无影无踪，桅杆的铁箍子里，光露出一截狗牙般秃桩子——好妹是跟着杆子落水的！孟扣老大终于想到好妹活不成了，她十有八九死定了，被杆子压下湖底了！

他像个疯子，跳下岬石，往船上爬去……

不一会儿，他把舱里的棉被和草席都抱上礁石，敲碎风灯，往上淋了油，点火烧了起来。

他的脸烤在火边，像淋过猪血的木墩子。裤子烂成了枯草，一穗穗垂挂着，任火星子往上蹦。他不时把含在嘴里的手指头拔出来，使劲揉眼睛。他的手上掉了三四个指甲，爬船的当儿，指甲叫船帮上的铁皮削去了。

“你……干啥？”水亮瘸着腿过来问。

孟扣没理儿子，给了手心一口唾沫，拎起着火的棉被，往头顶摆了几下，火更旺了。

水亮这才想起，遇难的船，每每都是烧起软家什，靠火光来发出呼救信号的。莫非老爹已看见湖面上的渔船？

“站着看啥光景，”孟扣又拎起烧旺的草席子，“喊喊你妹子！”

“她没上来？”

“瞎眼啦？老子在烧火引她上岸！”

水亮朝湖上看去，焦黄的浊水滚动一团团漩涡，仿佛无数只野狗在奔食。他喊了一阵，呜咽着直砸脑袋。

“哭啥哟！”孟扣呲牙喊道，“有种，下湖去捞捞！”

“捞！捞！上哪儿捞哇！”水亮嘶叫起来，喉咙口发出绝望的咝咝声。他对着自己眉心，又结实地打了一拳，抱着头滚倒在乱石上。

孟扣眼眶酸了。他不明白眼睛里还会有这种滋味。他弯下腰，把火挑旺，不再看水亮，大概水亮只有这法子才能好受些。他想，这盘孽是自己作下的哇。那会儿怎么能叫好妹爬杆子呢！该死的是我孟扣，可我却活着，还得看着儿子在石头上打滚！这比死还难受哇！

他吮吮手指上的血水，咽了下去，用手背擦擦眼，走到水亮身边坐下了。

天已经大亮。太阳很艰难地拱出水面，立即融化成了发红的碎片，在平静下来的湖面上随意地撒落着。

“走吧，”当父子俩都躺倒在芦苇丛里时，孟扣对水亮说，“跟我修修船……帮个手……要活，靠自己的本事……死一个，留两个，够了。”

“还想活？”水亮闭着眼睛，脸色发青，“甲鱼墩……要断你孙家的种……”

这话实在叫孟扣伤心。他寻思，儿子或许是对的，船撞成这副模样，啥工夫能修好呢？看来，孙家的门户算是绝在甲鱼墩上了……

三

孟扣老大姓孙，那是他娘家的姓。老爹啥年头死的，他没打听过。坝村老辈人还记得那汉子，说他刚给老婆肚里留下个种，便踩着两口铁锅下湖去当强盗了，当年就死在官兵的大刀底下。

大约这强盗没抢过穷人家的渔船，或是没发什么大财，坝村人对寡母孤儿并不记恨。村东头的小酒店里，那些个爱说老话，时常念念旧事的酒醉子们，倒是免不了要称赞那强盗的种气好，他弄下的儿子孟扣，是南岸最有出息的打鱼汉子，而对寡母后来替野男人生下的孟环，却直摇头，说这小子是只软壳蟹，除了老酒还懂点门道，别的啥也不会，难怪他要淹死在甲鱼墩。

其实，早先孟扣老大身上留着老爹的血性，委实吃足了苦头。十八岁那年，他看中坝村酒店老板的侄女，巴结好几个年头，可连那个丫头的一根汗毛都没碰上。后来他发了狠，趁小贱货摇舢舨去捉鸳鸯鸟的机会，泅到水里，一头拱翻了船，淹了她半死。这可惹下了大祸，酒店老板把他告了，衙门里要拿他见官。好在他走得利索，连夜下湖，索性在苏帮船上当了几个月“老刀牌”。尽管他没在那船弄过刀枪，可坝村人却不买账，说“强盗船里没有乘船客”，见他一上岸，就绑了，送县里坐了大牢。这一坐就是三年，出狱后，他倒像入了趟老君炉，铜头铁腚的，再没把生死当回正经事。

前些年，好妹就叫他逼得跳过湖。可当时看来，自然也算不上正经事。那年，好妹刚满十六，懂事早，长得也秀气，招引得岸上小伙子像见了血的牛虻。她暗地里找了个对象，时常划着舢舨到芦苇深处会那小伙。孟扣起先并不在乎女儿找个啥样的男人，家穷得光溜溜，能嫁得出去就够烧高香了。况且人穷雄气足，随便生生就是一个崽子，早出门一个早省一张口，当然没那么多讲